

沒有寄出的信

阿捷里·庫圖依著

曹荻齡譯

0062-

沒有寄出的信

阿捷里·庫圖依著

曹 苏 齡 譯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九五七年·北京

Адель Кутуй

НЕОТОСЛАННЫЕ ПИСЬМА

据 Библиотека «Огонек» № 28, 1956 譯出

作家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四头条胡同4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37号

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發行

*

書号754 字数45,000 开本787×1092 $\frac{1}{32}$ 印張 2 9/16 插頁 2

1957年9月北京第1版 1957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 00001—30000 册

定价(6) 0.25 元

第一封信

伊斯康德尔！

謝謝你充滿熱情和友誼的來信。我反復讀過好幾遍了。信就放在我面前。

現在你突然為我們的離異感到痛苦，你想我，念叨我，給我寫信……這樣你又在我的記憶里出現了，不過那不是驕縱的、個人主義的你，而是從前非常可愛的伊斯康德爾……

這是八年前的事了。當你用手觸到我的面龐，把手復在我的頭髮上的時候，我清清楚楚地記得當時我明白了，不，我整個心靈都感到了，我是在愛你。

你的目光流露着無限的情意，可是你却漫不經心地說一些腦子里偶然想到的話，這些話只有我聽起來才感到有特別的意義。不管你說什麼，我聽起來都覺得正是我所期望要聽的。現在我怀着愉快的心情回憶過去。我想起……我愛你，你聽見了麼，伊斯康德爾，那是我的初戀，我第一次感到歡樂。我把對這些時刻的記憶作為最

珍貴、最美好的東西保留下來。那時我懂了，生活够多么美好，活着又多么叫人激動、多么愉快、多么幸福——真是幸福呵。

過去還遺留下不少骯髒、庸俗、市儈習氣以及許多和一個真正的人不相稱的東西。當我有时和這種不公平的、卑鄙的行為作鬥爭而陷于絕望的時候，那麼對這些珍貴時刻的回忆會使我感到溫暖，並且帶給我新的力量。伊斯科德爾，你不要覺得奇怪，也別好笑。

你還記得我們第一次的會面么？

我愛幻想。我总觉得前面有美好的、不平凡的東西等待着我。雖然那時我生活很艱難，你知道我還是個幼稚、不懂事的孩子，孤單單一個人，可是我知道離我不遠的地方就有美好、愉快的東西。我有信心，我有幻想，但是這些幻想却都是脫離了我的生活的。我幻想什麼，期待什麼呢？我自己也不知道。這是一種難以言喻的情緒，是一種好似預感一般的不平凡的、惱人的期待。設想你站在峻峭的懸崖邊，上面是萬里晴空，你呼吸着海上清新的空氣，好像背上生了翅膀，你想展翅飛翔。你想像一下這個，就會了解我的。

現在一切都變了……我變成了另外一個人。我面前展示着真正生活的美景……可是那時……

雅爾加希是一個偏僻的韃靼小鄉村。我出生在那里，我的父親也在那里生活，他別的地方都沒有去過。可是

• 2 •

我去过莫斯科，到过列宁格勒、哈尔科夫、塔什干、巴庫。父亲不識字，而我，他的女兒，不但懂韃靼文，还懂俄文和英文。父亲放了一辈子羊，吃了一辈子苦，最后死在羊身边，死在別人的羊身边。

可憐他經常生病，但从未請过医生。可是我，一个牧羊人的女兒，現在自己已經当医生了。

我是怎样認識、了解生活，怎样达到了这一切，現在我滿怀着生的願望，我是多么幸福呵，这一切在信中是很难講清楚的。

不久以前我讀了一本書。它帶給我很大的快樂，在這本書里，我看到了自己。書里的主人公是穷人出身，和我一样从生活的最下層登上了生活的頂峯。

远方的朋友，請原諒我吧，我写得这样沒有头緒。往事一件跟着一件湧現出来，你的信勾起了多少回忆！……

我看到现在的自己，也看到过去的自己，我觉得自己的收获已經不少了，前面还有不少困难，但是我並不害怕，我滿心喜悅地注視着前面。

我一边給你写信，一边听無線电广播舒伯特的“未完成的交响乐”。音調多么丰富鏗鏘呵！你会沉醉在音乐里，被乐声帶走……乐声起初很輕，緩慢而柔和，以后逐漸轉强，終于雷鳴般地震撼着一切。接着又輕下来，然后又暴風雨般地加强了。

卡德莉亞坐在旁边。她說：

“好媽媽！这么好的音乐，可是你不听！”

拉菲尔睡了。他把手枕在頰下，睡的姿势跟你一样。不知在夢里笑什么。

卡德莉亞在想心事。她已經七岁了。伊斯康德爾，你会認不出她来的！她長得很快，長成个聰明的小姑娘了，有时候，她机灵得使成年人都感到驚訝。

我的女兒在想什么呢？也許她在想媽媽明天下班給她帶什么回来，也許她在想，爸爸为什么这么久都不回来……

我們靜靜地坐着，一句話也不說。乐声蕩漾着，蕩漾着……这是爱与憎的声音。

在远离莫斯科的这里，舒伯特交响乐的声音特別响亮。

就在这个偏僻的地方，我絲毫沒有孤單一人、与世隔絕的感觉。

莫斯科呵！你並沒有忘記我！你時刻記着我們。你把偉大作曲家的不朽乐曲，把詩人优美的詩句，歌唱家美妙的歌声送到祖国边远的角落。莫斯科呵，你把人类創造的一切最美好的东西帶到祖国的每个角落。为此請接受我的感謝吧。

我写到哪里了？呵，是了……

那是一九二三年。生活依旧沒有轉机，我厭倦了漂泊，来到喀山进了喀山大学的工人補習班。

最初几天，强烈的愉快、幸福的感觉，弄得我如醉如痴。

“这些路，这些走廊是列宁曾經走过的，”我对自己說。

“托尔斯泰曾經在这些教室里学习过，年輕的高尔基夢想过进这所学校。这里曾經响过祖国最偉大的人們的声音，”我想着。

有时我倚着学校的白色柱子，真想向全世界傾吐我自己的幸福！

这是通向真正的、偉大的生活的道路呵！我觉得似乎一切最美好、奇妙的遐想都湧上心头。透过校园馥郁的叶簇，我看到了愉快的未来。

我心里輕松極了。

就在那时，我碰見了你。

有几年就是叫人想談恋爱。

你瞧就連苹果变紅了，熟透了，也要跟大地玩耍的。一个个苹果落到大地的怀抱里，躲到深深的草叢里去。

野櫻花开了，夜鶯在歌唱，櫻桃饱含着汁水，变得更甜了。我一切都有了：充沛的精力、青春、幸福。只是还没有爱过人，我期待着爱情。我还不懂爱情，但我需要溫存，我希望什么也不想，闭上眼睛接吻……

大学生盛大晚会的排演开始了。

我住在奥斯特洛夫斯基大街工人补习班宿舍里。一

个房間住五个人。虽然我們不同民族，但相处却比亲姐妹还和睦。

你知道，伊斯康德尔，我們对未来想得最多。愉快的今天和美妙的明天遮住了昨天。很少有时間回忆过去。

呵；那已是过去了！只消想起它，我就觉得苦惱，觉得可怕。

我們的学校已有悠久的历史。但直至一九一七年前，总共只有六个韃靼学生在这里學習过。那是整整一百年的时间呢！而且这六个学生还不是普普通通的韃靼人，而是地主、商人的兒子。

可是現在成百成千像我一样的女孩子，成百成千韃靼青年讀完大学，受到了高等——你听着，受到了高等教育！

我很爱唱歌。总是傾心音乐、文学。我想，为什么在我們韃靼艺术很不發达。当时我找到了一个原因。以前人們总對我們的前輩說：

“丟开吧，別画了！到陰間你的魂就会跑到你的画里去。你的魂会附到画上活下去，可是你丟了魂就得永远在地獄的烈火中燃燒。”

人們對他們說：

“別唱！唱歌会召来魔鬼的。”

“別跳舞！你把天使都吓坏了……”

可是現在……你知道，伊斯康德尔，我們不怕吓坏別

人，也吓不着自己。

一听说有晚会，我們整个房間就签名出节目。

初次排演地点定在韃靼共产主义大学学生宿舍。我們去的时候，你已經在那里了。

“那是誰？”我問。

“我們的导演，演員伊斯康德尔，”一位大学生 回答說。

不瞞你說，好多女孩子喜欢你。丽莎，热情、痴心而被我們称为“寒暑表”的丽莎，就这样坦率地說：

“多漂亮呵！恨不得吻他一下！”說着就大大方方地穿过大廳，到你面前跟你聊起来。

我們畏縮地躲在一边，对她的勇敢感到悚奇。

回家以后，她把你眼睛的顏色、你的声音、你的笑容、把她所来得及注意到的一切都講給我們听了。

你确是很漂亮。但我們这些热情、稚气的姑娘把你想像得更好、更美了。

我們都崇拜你。越是想隐藏这种情感，就越被你迷住。我們把你当作美的化身。你在我們眼里既聪明，又有才能。你是演員，是艺术家。这两个名詞對我們來說，意味着才幹、詩意和理想。因此逢到你排戏，总是有这么多女孩子去。

不是排演的日子，我們就把仅有的几分錢湊在一起，跑到戏院里去看你的表演。呵！当时我更傾心于你了。

愛情給予一個人快樂和力量。儘管連夜失眠，我並不覺得疲倦。我愉快地迎接每一天的到來，我期待着晚會來臨，我為這次晚會準備了“生活之歌”。

我腦子裡早就孕育著這支歌了。歌詞是我自己編的。可是調子卻想不出來。像你要記起一個遺忘了的字，或是名字似的，這調子我已經感覺到了，它就在我的身邊，很近，瞧，瞧，就有了。可是調子還是沒有。歌也就沒法唱。

你的微笑、你那溫存的声音、藍色的眼睛啓示了我，給我的歌配了曲。我把對你的柔情，把自己對你的情感的全部力量，都投入到這支歌裡了。我整夜整夜地琢磨我這支歌，琢磨歌詞和音調，選擇最好、最溫厚、最真摯的東西。我希望這是一支贊頌自由和美麗，贊頌大地和愛情的歌曲。

也許正因為我化了許多功夫，一直想着這支歌，結果被它吸引住了，歌聲在我心上迴蕩着。不管我在哪兒——在城里也好，樹林里也好，上課也好，這支歌一直不會離開我。我覺得這支歌越來越好了，仿佛它已浴過朝陽，吸取過野花的芬芳，仿佛它已被晚風吹過，顯得分外清新。

我的勞動並沒有白費。觀眾們要求我重唱，可是我窘得不知怎麼才好，只得跑到後台，躲在布景後面。

就在這時，有人走到我面前。一雙手觸到我的面龐、我的頭髮，我屏住氣，聽到一個熟悉的声音……

这是你。

我没有回答你。我望着你的眼睛，已经沒有力气說話了。

我一直記得我当时怎样目不轉睛地望着你，我觉得自己臉紅了，越是意識到这一点，臉紅得越厉害……

你是那样可亲……我想跑开。我感到幸福、愉快，我想跑开……可是又怕誰要我走开。

你笑了。

音乐会过后是跳舞。你邀我跳华尔茲。

“嘉丽亞，您簡直是为舞台生就的！”你說。“您不了解自己，您想断送自己的天才去当解剖学家，想把您的天才断送在医院里。我可以对您預言您光輝的未来。您将成为著名的歌唱家。全国都将傾听您的演唱！……”

伊斯康德爾，那时你說了多少呵！要是当时我稍微有些經驗，我会攔住你的。实际上你說了些什么？只消想一想：“您是为舞台生就的”，“天才”，“著名的歌唱家”……而这些“預言”是对一个女孩子講的。她只不过羞羞答答、很不熟練地唱了一支小小的歌子！我当时該不听你的，不信你的，把你赶走。可是你預料得不錯。你猜对了，一个幼稚的乡下姑娘沒截住你的話，沒有把你赶走。她速想都沒想到你可能在有意冲昏她的头腦。她只閉着眼睛，听着你的声音，感到很幸福：他这样說多好啊！……

你还說：

“我喜欢您的眼睛，嘉丽亞！我从您的眼睛里看到了自己……”

后来我弄不清你嘴里说了些什么，大概又是些俗不可耐的话，因为我很愿意相信你。

你说你愿意作我音乐上的朋友和老师。伊斯康德尔，你说要送送我。

我很高兴地跟你走了。

许多人目送我们。我特别记得我的男同学韋里·沙非烏林的那对黑眼睛，现在你的信还提到与他会面的事。他爱我。韋里的确从来没对我说过，可是他那付沉思的样子、每逢碰见我畏畏缩缩的神情、他的眼睛、目送我的那恳切的目光，比任何语言都更能说明一切。

你知道，伊斯康德尔，我是倾心于他的。不过当时我还没弄清那是友谊呢，还是比友谊更进一步。可是多少年后的今天，我们都已成人，都懂得了生活的时候，我相信韋里·沙非烏林当时不仅仅是我的朋友。我觉得他，正是他，激起了我初恋的感情。当时我还很不懂事，可是却怀着激动的心情望着他的眼睛。我记得，有一次我多么焦急地盼望他走到我的面前来，对我说些令人难忘的知心话……可是他并没到我跟前来。我觉得有什么东西打我面前过去了。于是我生气了，有一次，我对韋里说了些连我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的胡话，把可怜的韋里，真诚、善良的韋里嘲笑、愚弄了一番。我觉得在这个又聪明

又严肃的小伙子身上，在这个最优秀的同学身上，没有一点足以引起姑娘们注意的地方，我觉得韋里沒有男子气概，沒有胆量和勇气。“他是个瞌睡虫，”我这样对自己說。“將來也是这样懦弱，这样慢騰騰的。”

可是，那天晚上我們走出大厅的时候，我注意到韋里盯着我，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的，一直还记得那善良、抑郁的目光。

伊斯康德尔！那天晚上你很溫存、体貼。你的声音很溫和，用的是动人的字眼。

下着第一次雪。雪片在月光底下發着光。

你把雪片比作鮮花。不知怎的，又突然談到感情特別深厚的勇敢而偉大的人們，談到热情奔放的人們。你談到文学，談到天才。

我屏住气听着。你的話鼓舞了我。我覺得自己登得很高，很高，都頂着星星了。

那天晚上和你挽手同行，我覺得很幸福。

“永远爱他，作他終身的伴侶吧！……”

你把我送到宿舍。我原打算和你一起待到黎明，待到早晨。但自己也不知为什么却說：

“已經晚了，伊斯康德尔，我該回去了……”

后来我又怪自己为什么这样早就走了。

“嘉丽亞！”你低声說。“嘉丽亞！我希望今天这一夜永远过不完！”

你說着就用雙手把我摟住了。

不記得我們的嘴唇是怎樣相遇的。只記得那是多么長久、多么惱人的甜吻。

“您怎么了。別這樣！够了！”我悄悄地說，心里却還等待着你的撫愛。

不記得我是怎樣上樓的。我跑進房間，照了照鏡子，已經認不出自己了。我臉上泛着紅暈，眼睛在燃燒。粗粗的黑髮辮拖在肩上。的確，愛情使一個人變美了。戀愛的人總是美麗的。

“特拉一拉一拉一拉一拉！”我喊起來。

伊斯康德爾，你記得伊里斯卡婭^①扮演的角色嗎？她像一陣風似的跑到台上，愉快而熱情地唱着：“特拉一拉一拉一拉”。

我立在房間中央。

“這有什麼呢！”我下決心說，“讓它去吧。特拉一拉一特拉一拉！”我順手抓起一把椅子就跳起舞來。

跳累了，就在桌子旁邊坐下，想着未來，想着我們開始在一起生活，“你是演員，我是醫生，我們會和睦相處，會愉快而幸福地工作……”

午夜二時左右姑娘們回來了。

“呵噲！瞧瞧成了什麼樣子！”

“沒關係，沒關係！為一個這樣的小伙子是值得的！”

① 蘇維埃共和國的人民演員。

她們意味深長地應着桌子說。我如夢初醒，然而已經遲了。原來我陷于甜蜜的遐想，一邊往紙上畫着各式各樣的花紋圖案，一邊千遍萬遍地唸着你的名字伊斯康德爾，伊斯康德爾……

事情就是這樣。在那天晚上，我決定永無止境地愛你了。麗莎，從來沒有真正愛過一個人，說得確切些，不承認真正愛情的麗莎，當時朗誦了幾行海涅的詩句：

這是一個古老的故事，
可是它却是萬古常新；
要是碰到了誰的頭上，
誰就要因此裂碎了心。①

“要是碰到了誰的頭上”……呵，我怎麼也不同意這幾行詩。不，不，我不同意！一千個不同意！詩人錯了。不知作者處的时代怎樣，不過現在我們是不怕愛情的，我們尋找愛情，期待愛情，我們愛着，大胆、忠誠地愛着，比任何人，任何時候更溫存，更真摯。

第二天是休假。我和法蒂瑪通宵未睡。我們聊着自己。你記得法蒂瑪么？她一直到後來也沒拋掉过我，還常到我們家去，離開之後，通了很長一个时期的信。

當時說到你，為了怕我生氣，法蒂瑪故意裝作毫不在意的樣子，小心翼翼地對我說：

“嘉麗亞，你要小心呵，好好考慮考慮吧，他是那麼喜

① 借用錢春綺譯詩。

欢你，他是爱你么？”

我觉得奇怪。

“也许他喜欢的是你的成功、你的歌、你的青春呢！年轻人是易于受玩弄的。”

呵！我什么也没回答她。我能回答她什么呢，当时我只看到你身上最优秀、最美好的东西。我觉得你的一切都是宝贵的。

我们未曾约定会面，戏也不排了，可是我多么想见到你呵！

我一早起来，穿好衣服，没对谁交代什么，就到街上去了。

你第一次在那里吻我的台阶好像变了，变得特别好了。

我沿河滨道走着。上哪儿去，去干什么？我不知道。也许，你偶然说过你住在这条街上……不错，不错……好像正是这样。可是这条街多么长，街上有多少房子呵！

我在河滨道徘徊了好久，怀着期待的心情望望每个窗口。

“我的幸福，我的欢乐，他不会是在这里吧！他这会儿干什么呢？想着我吗？”

远处是一座桥。那天天气很暖和。

我在桥上站了很久。自己也不知为什么数起过往的人来。数到一百的时候，我突然觉得所有过往的人都在